

长篇悬疑小说

复活的死者

袁亚鸣 著

不翻到最后一页
你能猜出结局吗
挑战一下
恐怖+悬念+侦探+哲理+世情
带你找到人生最直接的归宿和精神指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复活的死者

○ 袁亚鸣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的死者 / 袁亚鸣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506-0491-9

I. ①复… II. ①袁… III. ①恐怖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6721号

书 名 复活的死者

著 者 袁亚鸣

责任编辑 王如月

设计制作 常言道文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

开 本 700×1000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491-9

定 价 29.80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或公司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第一部

人的一生中实际上充满了玄机，命运的转机往往就出现在你不经意之间。

决定我父亲后来命运的实际上就是一次极其普通的牌局。但只有在那一连串令人震惊的变故发生后，我父亲才意识到那次牌局的非同寻常。他甚至认为，那次牌局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了后来事故的种种征兆。

参加牌局的四个人：史建国、玉清、李良和我父亲。他们是大学校友，分配到这座城市后，又成为了牌龄超过十年的牌友。

史建国是辛店河的书记，马上就要升任郊区副区长；玉清与我父亲高中时就同桌，三年前当上了公安局副局长；李良是组织部三处的处长，大学期间睡在我父亲的上铺；我父亲那时候在市政府办公室，当陈市长的秘书。因此他们的牌局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就像一个人面临自己的几件衬衫，洗了这件穿那件，既随便又自然。

但那次牌局破例设在我家。他们来我家打牌，是为了安慰我父亲。

那个晚上，乌云密布，悲哀渗透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年我十二岁，我母亲死于女性罕见的心肌梗塞。这是我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晚上，父亲要彻夜陪着她。而他们来，是为了陪我父亲。这种时候，常常是一个人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我母亲是地主的女儿，她是地主在年近六旬之际生养的最小的一个女儿。她的生育与她日后的经历同样富有传奇。那天晚上，她的灵柩就停放在牌桌后面。史建国和我父亲一家面对面，我父亲背对着我母亲，史建国面对着我母亲，何玉

清和李良分坐在东西两侧。

下半夜，那些吊唁的亲朋好友相继离去，最后摆场的道士叫我换了一百块钱的硬币，用了半个小时，扔在他们设置的一个个小洞里。他们说这是给我母亲的铺路钱。等他们离去之后，我发现那些小洞洞一个也没有了，那些硬币也没有了。

夜深了，不时地刮过一阵风，月亮在乌云间忽隐忽现，四周仿佛神秘地潜伏着什么，并不时地出没着。

史建国说，我想来想去，你干脆到我们乡里去算了。史建国这话是说给我父亲听的，这话在那些日子里他说了无数遍。四周很静，可非但我父亲不去接他的话，而且连玉清和李良，也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他在说话。

史建国把香烟装在烟嘴上，他吸香烟总用烟嘴，衔在嘴上，像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他对我父亲说，你现在这种样子，还不如去接我的位置，先过渡一下，李良，你们说呢？

李良被史建国点了名，支支吾吾，但只是看了看我父亲，不置可否的样子。

玉清放下了牌，像在思考什么，他朝我父亲说，你还是到庙里去烧烧香吧，听听李爷说些什么。他的说法似不准确。辛店河新来了一个高人叫李爷，但他是道士，有道士的地方不能叫庙，可玉清却叫我父亲到庙里去。

秋虫的鸣叫更显出了夜的宁静。起风了，风吹得我母亲灵前的烛火四处乱晃，把人影子在墙上不断地拉长缩短，在天地间变换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形状。玉清说着说着就朝我妈看了一眼，话就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有些急促地说了一声，我上厕所，就出去了。

隔了一会儿，李良也站起身来，我上厕所，他说着也走了。

我听出他们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像被冬天的寒风划破了一样倍显散乱，可现在明明还没有到冬天呢。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屋里就有厕所，他们到门外去干什么呢？

这时候，史建国夹着烟斗的手忽然停在了半空中。他睁大眼睛问我父亲，什

么声音？我父亲认真地听了听，果然室内有一种纸张掀动的声音，“哗啦”，“哗啦”，这声音在深夜的停尸房内响起，不免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我父亲环顾四周，发现是旁边几张报纸在风中飘荡。他起身关了窗户，仍然在史建国对面坐了下来。

实际上我都不愿意去当什么副区长，史建国说，当副区长哪有当乡党委书记自在？一把手……史建国说着说着，声音像断了水的自来水一样滴滴落落起来，又像在说，又不像在说，最后就不说了。他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父亲的身后，拿着烟嘴的手不自觉地颤动起来。他站起身，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父亲的身后，退到门口，脚碰到了凳子，吓了一跳。他赶紧说了一声上厕所，一拉门转身走了。

这时候屋子里又传来“哗啦”、“哗啦”纸张掀动的声音。明明父亲关上了窗户，怎么还会有这个声音呢？

我躺在父亲的大腿上，我觉得我父亲在抚摸着我的头发，难道他没有听到声音吗？

我父亲说，到了下半夜，他们怕了，就像小时候的故事里说的一样，有四个人守灵，到了下半夜，先是坐在东边的人，看见死人举起了一只手，后来是西边的人，看见死人抬起了一条腿，最后是朝北的人，看见死人从床板上坐了起来，他们一个一个借口逃走了，只剩下朝南的人，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时候死人直僵僵地从床上走了下来……

说到这里，他忽然停止了叙说，他缓缓地转过身来，啊呀一声昏倒在地。我抬起身来，我看见一张白纸正从灰白相间的空中穿窗而过，飘落在地。我定神一看，白纸上是一幅画，画面上有五个人。漫天星月，一条大河闪着银光横贯画面，一男一女悬浮在空中，另两个男子，人身蛇尾盘旋在地洞里，而河边上，还有一个女的正披头散发地狂奔。最让人费解的，是那银色的河水。不知那河水到底是因为银色而静，还是因为静而使银色波光鳞鳞。河面上浮满了人脸，那些脸也是银色的，半沉半浮在水面上，那些木然呼吸的嘴唇像鱼群一样开闭着，汇成了河

水无尽的涟漪。

这是图腾。可这是关于什么的图腾呢？

我想大叫着出去喊人，但哑口无言。我看见了史建国仓促中留下的烟嘴。

史建国的烟嘴很特殊，说是用象牙做的，白玉兰的图案。他总是随身带几个，一高兴，就送你一个。

(一)

我到辛店上任的那一年冬季，天气出奇的寒冷，冷到什么程度，比喻不出。

这年冬季接二连三地下雨。那雨下得就不像冬天的雨，连绵不断，像从破了的袋子里漏出来的米那样，不断地下，却始终引不来雪。在那些下雨的日子里，苏北普降大雪。尽管大雪的消息传来，但这里的人在阴冷的雨中依然绝望，这里仿佛已经不会再下雪了。

当我把决定到辛店任职的消息告诉史建国的时候，他欣喜万分，他说他将亲自来接我。我到辛店去的那一天仍然下雨。李良送我，史建国接我，我们乘一辆车。但不知为什么，玉清知道我的决定后，突然离我而去，一连几天找不到他。我感到十分奇怪，因为最初积极撮合这件事的，正是玉清。

辛店地处城郊结合部，是苏南乡镇企业发展较早的地区。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这里叫西公墓，西公墓不局限在一个辛店乡，是一个概念，是当年处决犯人的地方。

那时候，看处决犯人不用盯着囚车跑。公判大会没有什么看头，到西公墓去，像一只鸟一样，吊在古老的荒树上等押解犯人的车队。

举枪的人像风吹过的一排芦苇，脑袋统一歪向右边，一阵淡雾般的烟尘飘过，犯人就像一根黄瓜，突然被扔到田埂边上，又像弹出去那样干脆。一团和想象中一模一样的红雾便在眼前腾空而起，空气中顿时弥漫开来一种铁锈腥臭般稠厚的

气味，使人浑身无力，感到麻酥酥的，要咬紧牙关才能从树上下来，不至于失手像一只死鸟一样跌落在地。偶尔，临下树时，还会尿上一裤裆。

但不知从哪一年起，处决犯人便移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且也似乎没有了定规。每一次处决犯人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再想在西公墓的树上全景式观看处决犯人，便不再可能。西公墓先后出现了电厂，出现了与日本人修建的铁路桥并行的高速公路，出现了像夕培这样规模很大的乡镇企业……

我到过西公墓，但我第一次看见辛店河水。初见辛店河水让我感到惊异，河水气势如此阴气郁郁，看看就会瘆人心脾，始料未及。

史建国说，你连辛店河都不晓得那你不好算当地人的。我没有接他的话，但突然意识到，自己与这条熟悉的陌生河流天生有着一种宿命式的联系，我早晚必然属于这里！

茫茫的雨天，我弄不清是辛店河在等我，还是我等候这条河已经多时了。这种感觉，让我在感慨之余茫然无知。

辛店河因为不时地布满水花生而显得一望无际，让人无法准确估计水深。往往一夜之间，水面上会长满水花生。水花生也叫水葫芦，充满了永不枯竭的生命，不知疲倦地繁殖。你割得越多，它长得越快。我贪婪地盯着窗外，对它忽然有了一种奇异的着迷。

我们沿河行进，马上要路过日本人时代修造的那座铁路桥了。

史建国说铁路桥的栏杆上，当年挂过游击队员的脑袋。我知道这座铁路桥，但车过桥头，脖子上还是猛然一阵冰凉，一摸，颈根上竟然湿漉漉的。一抬头，猛然看见滴血的头颅扑面而来，那些无神而硕大的眼睛像鱼眼乌珠一样爆裂而出……车子在我惊异之际轰然进入隧道，车内一片静止的漆黑，人们突然停止了说话。

车内，这时候响起了“的笃的笃”的滴水声，我想总不会是桥上的那些人头还在滴血吧。脖子冰冷的感觉猛然弥漫开来，黑暗中直感到心惊肉跳。

司机小崔在隧道里开了灯，但四周却显得更黑了，我觉得汽车在这个铁路桥里走不出去似的摇摇晃晃起来。我想问小崔，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小崔长相奇异，面孔特别长，五官也显不出什么凹凸，像一颗连皮的冬瓜。他面无表情，神色呆板，颈根也特别长，开车的时候，头一直顶到了汽车的顶篷上。

车内流星闪过一般，不知从哪里扫过一束光亮。这时我看见了，路边上站着一个老太婆。她佝偻着身体，正朝我挥手。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却可以从她深如黑洞的嘴型上看出了她腐烂得灿烂的笑意。我也不自觉得扬了扬手，算作是对老太婆友好的表示，心里充满了初为一方父母官的仪式感。我想今后到工厂去，到会场上，到农民家里去，可能都要这样挥挥手。

汽车驶出了隧道，天空明显地暗下来，天地间是一种枯草般没有光泽的灰黄色。这种奇异之色让人觉得自己正活动在一张被滤色镜处理过的旧照片里。没有人讲话，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想安下神来，想一想与乡干部见面时的发言。我刚定下神来，猛然大吃一惊！刚才看见的老太婆根本没有面孔。她的头发高悬在衣领上方，在应该生长面孔的地方，铺的竟是一张麻袋片。

一个没有面孔的人，又是怎么露出了让人动心的笑容的呢？我连忙回转身去，隧道里空无一人。

根本没有什么老太婆！我拼命地眨着眼睛，仍然看不到任何人影。

我大叫一声，停下来，几乎就在汽车刹住的一刹那，传来了夕培厂里爆炸的声音。

爆炸声并不太响，像一个人在车上放了一个响屁。但一团烟雾迅速地穿过火光，腾空而起，让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好像是夕培厂里，司机小崔说道。还闪了一道红光，小崔说。

小崔的话使老太婆那张麻袋片面孔再现在了我的面前。面孔空无一物，但老太婆唇边的一粒红痣却艳如朱砂，活灵活现。现在，那颗红痣光亮饱满，轰隆一声，爆炸开来的红光一闪。

你好像在说爆炸，史建国说道。

小崔说，是爆炸。小崔在部队里待过，他说这话的腔调似有一种敢于负责的果敢。但听上去，话里依然夹着一种畏缩，好像怕摔坏了主人珍贵的收藏品而担心受罚一样。这让我觉得，小崔有些怕史建国。

史建国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不要跟我讲你老山前线的故事了。他转过身来对我和李良说，今天五点钟的欢迎会开不成了。

我赶紧说，不开了不开了，赶快到现场去。

车到夕培厂里，厂里已是乱成一片，比我们早到厂里的乡干部正在组织疏散工人和进行灭火。

史建国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了下去。一路上，实际已经吃准了是夕培厂里出了事，他一个劲地拍大腿，连声说道见鬼见鬼，但车子到了厂里，他却一句话也没有了。下车的时候，在车灯的闪映下，我看到他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

我坐在小崔身后，小崔等我们下车后才把车开走。我下车的时候，眼睛不经意地划过了小崔又长又直的颈根，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小崔的颈根上有一圈红红的血痂，这让我想到了铁路桥上的头颅。血痂显得又粗又大，像是一个手艺一般的外科医生，刚刚把铁路桥上的头颅，连在了小崔的躯体上。

我不敢再看小崔。在还不断扑出光来的烟雾中，我忽然觉得，小崔颈根上的冬瓜头不是小崔自己的。属于小崔的，实际上只是一具会移动的无头躯体。

我的脚不由软了下来。

怎么偏偏你一来就碰到这种事，李良说。他站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小崔头颈上的红色血痂。我心里想的完全不是有关夕培厂里的事。

那场火在雨天里越烧越旺，看着消失在雨雾里的小车，我怎么也弄不懂那年冬季为什么会如此下雨，下得天昏地暗，毫无天色。我记得和玉清一起念大学的时候，广州的同学专门到我们这里来看雪景，可看着眼前的情景，我想等到我的儿子长大成人时，恐怕要到更远的地方，才能看到下雪的景致了。

(二)

落了几天的雨还在下，下得绵延惆怅，坚定不移，下得叫人信服。早上六点半，天色还阴沉沉的，但好像不管再过多久，天也不会更亮些了。上午十点钟和下午四点钟，已经无法分清。白天黑夜，也无法分清。

乡工业公司经理介民在寡妇黑牡丹店里吃完了豆腐汤，想到今天乡里要在大林观开会，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前几天值班碰到的怪事，至今让他心有不甘。对大林观这座道院，他耿耿于怀。

事后想想，自己活了几十年了，还头一次看到这种可怕的景象，而且这种景象，竟然只出现在他值班的时候。他侧面问过其他人，别人都没有反应。这让他说都说不出口来。

在这种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他一想到这事心里就发毛，他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让他痛苦的是，这种事他又不好明说，了解他的人会笑他，不了解他的人会当他是神经病。于是，他只好把自己经历过的事说成他听过无数次的传说，去说给人家听，但因为这种传说在当地已是家喻户晓，已经没有了新鲜感。要不是亲身经历，他想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

转眼，又到了星期二夜里头，轮到他和乡财政所长列民值班。那天一上班，他就接到了包生的电话，包生约他晚上打牌。他说晚上要和列民值班，包生就说就是要和你们打。实际上，包生是有事要找列民了。

包生是夕培厂里的书记，还兼了村委书记。晚上他和夕培厂里的王会计一起来到了值班室。介民和列民面对面，四个人打牌。

打着打着，列民老出错牌，介民就一直怪他，说他魂不在身上。列民听着听着就不高兴了，但他不是那种不高兴就和人吵架的人，他甩了牌，说不想再打了。十点多钟，不早不晚，天又下雨，列民不打，眼看就找不到人打下去了。

也是巧，刚放下牌，黑寡妇就端了酒菜进来了。村委和厂里在黑寡妇店里包伙吃饭，传说黑寡妇和包生有一腿，更有传说黑寡妇和乡领导都有一腿。但不管如何，今天显然是包生早就预备好了夜宵。

列民还在气头上，甩了一句我不吃就要走，却被黑寡妇一把挡住。

黑寡妇长得清丽丰满，比列民高出半头。她手上一用力，骨瘦如柴的列民就倒进了她的怀里。她好像早有准备，身体迎着列民满满地碰了一下，列民弱不禁风的面孔上顿时散满红晕。黑寡妇拉着列民依次而坐，她用一种与她体形完全不相称的声音，娇柔欲醉地对列民说，请的就是你这个财神爷。

黑寡妇半老徐娘，却身材挺拔，风韵犹存，特别是她身上一点也没有农村妇女的呆板和粗俗，乡里和村里的干部都爱往她的店里去。介民见此情景，心里早就有了几分谱，他也不管，顾自吃他的酒菜。

酒吃到一大半，海天海地的黑寡妇刹住了嘴，说了一声我再去弄两个菜，手在列民的大腿上一撑就起身而去。包生清清嗓子，介民就晓得包生要说正事了。

包生叹了口气，说村里的人又上访了。为什么上访呢？原来村里的田被电厂扩建征用了。电厂征地是国家项目，征用就给钱。问题是，电厂的征地款给了乡里，而不是村里。两年多了，这些钱乡里一直没有给村里。村里人没有了土地，要吃饭，就到市里、区里上访，有人还写信到省里。但都不见回音。于是村里人启用了最实际和最有效的办法，他们把农耕的机具堵住了电厂的大门，问电厂要钱。这事不得了，电厂是国家项目，可闹不得。

史建国在任的时候，闹得没有这么凶。一闹，史建国就叫包生到乡里拿点钱回去，安抚一下村民，事态就静下来了。但乡里是不拿钱的，说是乡里拿，实际上史建国就叫包生到夕培厂里去拿。厂里呢？只要有史建国签条子，夕培就签字。这样一来，乡里欠村里的，村里又欠厂里的，厂又是乡里的，缠不清了。拖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没有了子丑寅卯了。

这一阵，传来了史建国调动的消息，而夕培出差一个多月没有消息，加上前

几天厂里爆炸，村里拿不到钱，村民就又不安稳了。

包生说我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他说着看看列民，又看看介民。介民说这几天不是蛮安稳的吗？包生说道，安稳个屁，昨天瞎敏大还开了拖拉机在村里旋了两圈，叫人又去闹电厂了。

列民面孔吃得通红，他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我没有办法，他说，你去找史建国签字。

他还签字？包生说道，他签了字给谁。

你说给谁，列民红了眼睛说话。王会计就笑吟吟地站了起来，她说，就是他签了，厂里账上也没有钞票付了。夕培在外头一个多月，厂里快停产了。

停产还有村委，你们厂带村，你们厂里村里是一家，列民对包生说，你们自己想办法。

可我问你要的是征地款，包生说道，征地款在你乡里，征的是村里的地，村里人要吃饭的。

厂里又没有拿到征地的钞票，王会计笑着说，征地的钞票都在你财神爷的口袋里。你就拿出来好了，王会计说。她竭力模仿黑寡妇的样子，但显然不成功，反而让列民暴跳如雷。

我是卵个财神爷，他把口袋一个个翻开来，除了烟丝，还有卵。他激动地捻了捻指头上的烟丝，在屋里旋了几圈，有点像一条围着烫嘴的食盆无法下嘴的狗，急得团团转。我是和尚的家什——摆设，懂不懂，你们征地的钱都变成了政府的办公楼，你晓得办公楼造了多少钱？你晓得乡里还欠民办教师多少工资？你晓得……

嗨嗨嗨……介民站起身来打断了列民的话，你喝多了，办公楼是史书记的政绩，在全市首创的乡镇行政事务审批中心可就设在这办公楼里哇！

哈哈……列民说，政绩，马上大林观要扩建，在市旅游规划图上，新造的乡政府大楼是绿化区，几千万造的楼，马上要拆了，懂吗？行政审批，去审批吧。包生，你们的征地款就要变成一堆废墟了。哈哈，列民停了一下，欲言又止。你

只知道乡里欠村里的钱，可你知道厂里欠乡里多少钱吗？列民对王会计说，你说。

包生说，厂里欠乡里的钱？

光财政就借了厂里一千万，列民说，王会计你说啊！

王会计说，现在问你要的是村里的钱。

什么村里厂里，你们厂带村，本身就是搞糨糊。

哎，厂带村可是史书记的十大政绩之一啊，介民幸灾乐祸地说道。

那天夜里头列民彻底醉了。本来包生找介民，想趁列民值班的时候，做做工作，趁史建国调走，接班的人还未上任之机，让财政划点钞票给村里，把村里通省际公路的一条路建出来。包生计划在路的交叉口建一个市场，这样村里靠市场，每年就能收到一笔可观的租金了。他甚至自己出钞票给列民准备了两条中华烟，可不曾想事情弄巧成拙，列民心情不好，酒没喝多少人就醉了。我只好去找沈书记了，包生不无沮丧地说。

介民说，你说是新来的沈书记吗？

是啊，包生说，不瞒你说，我们还是老朋友呢。来来来，我们吃我们的。

夜深了，列民走后，房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

这时王会计突然大叫一声，有鬼。她猛然拉住包生，手指着窗玻璃，浑身吓得直抖。介民扭头一看，窗户上贴着一张满脸疤痕的脸。

在若明若暗的灯光下，那脸看上去像比萨饼上的一堆番茄酱，杂乱而凹凸，无法分清五官，只有两只眼睛，像绿豆一样转动着。尤为恶心的是歪斜的嘴，在脸上拉了一道永远无法闭合的口子，下腭上残留着无法抹尽的唾液。

介民被吓得差点倒在地上。还是包生冷静，稍稍定了定神，喊一声，进来。

值班室的门吱吱响了半天，把人心都挤碎了，乡政府门卫山狗手端着一个方盘走了进来。

原来黑寡妇怕菜不够，又叫山狗送了几个菜来。

还吃个卵，包生气哼哼地说道。王会计在灯光下看着山狗的面孔想吐。山狗

脸上，那严重烧伤的面孔上结满了红色的小肉瘤，像一粒粒没有发育成功的小葡萄，刚才贴在窗口，显得那么恐怖。

你进来就进来，介民说，鬼头鬼脑要吓死人啊。

山狗也不吭声，放下盘子，指指外头，转身就走。

介民说，一定是黑寡妇叫他先看看我们的情况，等我们不吵架再进来，再说他端了菜也没有办法敲门。介民实际上自己也被吓了一跳，他这样说，既像安慰王会计，又像安慰自己。

介民把包生送到大门口，发现雨下得小了一些。包生突然停下来，平静地对介民说道，你说山狗是不是史建国派来偷听我们说话的啊？我有一个感觉，他人走了，阴魂还在这里作怪。他看了看四周，说道，我觉得他的阴魂还在这里，就在我们身边，他又看看四周说，在听我们说话。

黑暗中，介民惊恐地看见包生眼中亮起了红色的光点，浑身不由得一阵打冷战，汗毛都竖了出来。你是人是鬼？他说，我还要一个人值夜班呢啊！他说着，转身几乎是逃进了自己的房间。

临进门时，他忽然想起包生是用一种凡人难以企及的速度离去的。他觉得包生的离去很迅速，在黑暗中瞬间即逝，脚都没有着地。

介民晓得包生对史建国有意见，谁都对史建国有意见。本来史建国离任的消息让他这几天倍感轻松，可包生刚才说史建国阴魂不散的话，在这夜深人静之际勾起了他的心事。

实际上介民在史建国上任前就当工业公司经理了。史建国来后，为了政绩搞厂带村。夕培厂里首任厂长梅芳不买账。史建国就趁梅芳出差之际把她免了，让夕培去当厂长，兼村委主任。夕培显然听话多了。听话就好办，于是厂里的产值加上村里的产值，一个亿元厂、亿元村就诞生了。史建国这个模式成了经验，向全市推广，他成了改革英雄。

介民呢？因为提出了和梅芳一样的意见，史建国改革成功后他就下台了。工